

三野打进上海的那个夜晚,十里洋场的广厦千幢,偌大都市的民舍万间,都没有去敲一下门,部队就这样露在路边。传说荣毅仁早上起来,推门一看,南京路上睡着一地的解放军,这一眼,让他看懂了这支军队,也让他从此与共产党荣辱与共——我不知道这个传说对不对,推门一看的人,是不是荣老板,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几万战士睡在马路上,不进老百姓家门。这一夜,让上海人看懂了人民的军队,这一睡,也可谓是真正地打下了大上海。

并非「故事」

司马心

这个故事流传了几十年,然而这样的故事,却不是第一回——早在1938年夏秋之交一个漆黑的五更,山西省黎城县洪井乡孔家山村郭建仁打开家门,发现大门前的场上,或躺或卧,竟睡着200多名八路军,一位长者则睡在门外的碾盘上。原来这是一整个八路军总部机关!由朱总司令率领午夜进入孔家,为了不惊动百姓,没敲一下门,没进一个人,悄悄地在露天场院上睡了一宿,那睡在碾盘上的,就是年过半百的朱老总!

郭建仁家,还住过当年129师的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故事不多,只知道他儿子郭宜民的名字,还是邓政委起的呢——说到刘邓,却不免令人想起数年之后,那一张“大别山借条”的故事来——曾有一家电视台,要再现刘邓千里挺进中原的史诗,于是去大别山“扎根串连、寻根问底”。一位山民,拿出一个布条,“借给你们看一下”,不等看完,就急不可待了回去。什么稀世珍宝,如此金贵呢?原来不过是一个借条,上面写着“中原野战军第x纵队第x师第x团借到盛昌记老板黑棉布四匹”。那是70多年前中野进入大别山,寒冬料峭,战士尽裹单衣,于是刘邓决定借布,严格规定举借手续,并声明日后一定“随行还钱”。得天下后,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后来到了京城,小平同志数次追问此事,总觉“于心不安”,耿耿于怀,于是政府多次出布立示,要求人们“凭条兑现”,按现价还钱。然而老百姓就是不肯交出借条,据说一些山民,把布条当成“传世之物”藏在地下,即便是“史无前例”之中,也没能抄去作为“第二号走资派”保护财主的罪证。又据说另一些老乡把布条带在身上,遇到有特权欺民、鱼肉百姓的,就拿给他瞧!

“朱老总睡在大门外”也好,刘邓的“借条”也罢,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然而,依我看来,其实是同一个故事,一个起似星火的共产党,为什么能得天下的故事——解放战争的临汾战役,晋西南的老百姓,为什么拆下自己的27万副门板送到攻城前线?就是因为朱老总不敲他的门,宁愿睡在院外碾盘上;淮海战役中,560万山东父老乡亲,为什么倾家支前,硬是用小车推出了一个大捷?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刘邓“借布”,每一寸都要“按市价归还”——别以为这只是细微末节,这可是共产党的政治,共产党的宪法、民法和物权法呵!

但认真地说起来,这两个故事,其实并不是早已过去了的“故事”,它们都有着多么现实的针对性——当我们以为,老百姓的门,可以随意进去,甚至老百姓的房舍,可以随意推倒之时,当我们以为,老百姓的财产,可以随意吞噬,老百姓的利益,可以随意去侵犯之时,难道不应当想一想在门外碾盘上睡了一夜的朱老总,不应当想一想对老百姓的布匹,哪怕一寸也要还的刘邓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个故事,近日重新在网上疯传,不但有着它今天的“当下性”,更有着一点深刻的“批评性”呢!

不是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而所有的“故事”,都是现实的镜鉴吗?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每到腊月底,街上过年的气氛渐渐有了色彩,有了年味,有了欢乐。白天,糕团店外排队者接踵摩肩,理发店中高朋满座,浑堂池水热气腾腾,小菜场里人声鼎沸,弄堂叫卖声此起彼伏……傍晚,小孩子围着爆米花炉子,看炉火一闪一闪,突然,轰的一声,香气弥漫,引来小囡一阵欢呼!

我喜欢欣赏老弄堂里窗口挂出来的腊肉、青鱼、风鸡、香肠,掩映在旧气十足的老墙壁上,一幅幅朴素的石库门风俗画,引得那些馋嘴野猫们,潜伏在墙角,探头探脑地张望,冷不防跳上墙头叼走一条鱼。我想,呵!猫咪们也要过年呀,吃吧,吃吧!

过年前挑漳州水仙要挑选花苞多的,用小刀细细削出造型。每年小年夜,那些蓄养在扁瓷盆中的水仙花要梳妆打扮一下,父亲在每枝

带叶的花梗上围贴一圈大红纸,增添过年喜洋洋的气氛。他找出一只明代大瓷瓶,往里插上几枝蜡梅、天竹、银柳,此乃清供妙品,红、黄、白诸色,配以绿叶,祥和雅逸。

父亲说这是老上海人过年的腔调。

大年夜,他又从箱子里翻出一轴谁也讲不清什么年代画着一只大公鸡的褐色破旧国画,说是老祖宗传下的“大吉图”,往墙上一挂,算是开始过年啦。正月初一上午,马路上到处是放鞭炮的红纸屑,家家商店门板紧闭,大饼油条摊上的炉子也熄火啦,路边套石膏小玩意摊、买麦芽糖摊、爆竹摊边围满了穿着新衣服的小囡……

或问,百年前的上海人又是怎么

中国绘画史素来有文人画与匠人画之争。文人画自然属高雅艺术,视如拱璧;而匠人画则属于“下里巴人”。但海上画坛却有这样一位画家,偏偏以“民间艺人”自居,每幅画都钤上“民间艺人”印章。他,就是戴敦邦。

戴先生自幼家境贫寒,长期生活在下层民众之中,从小接触活跌在民间杂耍,卖拳头,拉洋片的江湖艺人之中。不过,他最佩服的还是他家附近寿器作坊里的一个民间画工。这位师傅用毛笔蘸了金漆在漆板上画山水,须臾之间,花卉翎毛,山水人物便跃然而出,虽非“文人画”格调,但生活气息浓郁。

然而,对戴先生来说,真正为博大精深民间艺术所征服的,还是1979年那次敦煌之行。抵达敦煌当天,他便只身爬入一个



静境 (中国画) 唐方一

遐迹集

齐铁笛

【雪梅】

一夜砌成白雪堆,千双万对蝶飞回。花苞含笑情何以,不见寒风不肯开。

【崇明东滩】

寒风凛冽去来潮,望尽滩涂雪外雕。野水野滩看未足,车轮飞逝别思遥。

【山雨】

竹叶新生铁火炉,清泉又洗小方壶。野村睡起烹茶后,骤雨突来山色无。

【微醺】

举觞不觉暗香来,醉眼迷离得月台。知是徐徐风起处,有人吹笛在林隈。

【晨课】

纸上生涯意趣陪,笔耕犹似雨犁推。丹砂点点随心落,化作春红顷刻开。

样过春节的呢?曾听国学大家陆澹安先生说他17岁时,宣统二年(1910年)大年初一到城隍庙玩,哎呀,豫园内园、九曲桥湖心亭一带游客如云,海棠糕、排骨面、小笼包、大馄饨点心样样有,赌博的摊头到处是,吓得他赶紧躲到如意楼喫茶听弹词去了。

从前过年雪后初霁登上城楼远眺,城内屋顶一片银白,黄浦江上雾气茫茫,水天一色,帆船隐约可见,心情舒畅极了。晚上到城里虹桥边买些花生米、蜜汁豆腐干带回家和家人过黄酒,味道交关赞!年初三到新舞台看新编《接财神》有点讽刺社会的戏,布景不错,边吃零食边看戏,深夜一点钟回家。

杨忠明

艺术门里的苦行和尚

曹可凡

密宗洞勾勒临摹。望着洞壁那些妖冶恐怖而又惊心动魄的人物造型,一种被净化了的感觉蔓延周身。他深深感喟,创造那些辉煌艺术的恰恰不是文人雅士,而是平凡的民间画工。他豁然开朗,从此自命为“民间艺人”,时刻告诫自己要永远根植于民间艺术的土壤之中。

由于长年浸淫于市井生活之中,戴敦邦所描绘对象大都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如江湖艺人、货郎铁匠、灾民乞丐、佃户农民、婢女渔夫等。与此同时,他也从浩如烟海的古典文学中寻觅创作灵感,最打动他的自然是施耐庵的《水浒》。



戴敦邦先生肖像

大约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戴先生无意中见到明代大画家陈老莲所画《水浒叶子》,如获至宝,那种兴奋狂热的程度绝不亚于童年收集《水浒》香烟牌子。于是,他冒着酷暑整整花了两个月时间,一丝不苟地临摹这册《水浒叶子》。从此,他和水浒便结下不解之缘。

除《水浒》外,戴敦邦先生对《红楼梦》人物描摹也有独到见解。《红楼梦》小说抄本当时一经问世,画坛便出现以此小说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其中,尤以改琦的《红楼梦人物图》流布最广。而程十发、刘旦宅创制的《红楼梦人物图》也以自己的风格独步画坛,且艺术成就远远超过改琦。

戴先生首绘《红楼梦》人物,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应邀为翻译家杨宪益、戴乃选夫妇合译的英文版《红楼梦》画插图。面对前辈、同行已取得的成就,他毫不畏惧,勇于尝试。在熟读原著基础上,他虚心向周汝昌、启功等大师求教,透彻分析各家短长,最终确立自己的创作方向,那就是力求准确“图解”《红楼梦》各色人物。“图解”一词历来为文人画所不屑,但戴先生认为要忠于原著,正确“图解”殊非易事。“红楼”人物身份、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柏林的小博物馆

柏林有些非常出色的小博物馆,纪念希特勒时代决意反抗的德国人,暗杀希特勒行动失败后建立的杀戮反叛军人的屠杀地博物馆,在市中心巷子里大战期间庇护犹太盲人的德国小刷子厂,做得实事求是,又安静无声,屠杀场保留着刑场原貌,含蓄地保留了墙中屋原来的墙色。在此我学到纪念历史是自尊心和责任,并非纯粹的感情活动或者现世需求。

从这样的小博物馆出来,总能闻到柏林初夏满街的菩提树的香气。菩提树上千万朵黄色细花散发出和煦但明白无误的香味,不是若有若无的,也不强人所难。希特勒时代不光对犹太人是那个最坏的时代,对德国人也是。希特勒自杀之地的地堡如今是个普通的停车场,附近的街上也有菩提树,也开着无数小花。

地位、年龄、容貌相似者甚众,稍不留神,便会流于雷同,“千面一人”。所以在,他在传达人物性格上下足功夫,像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在外表上都很美,但戴先生对林黛玉着力渲染她的圣洁、忧悒;对薛宝钗则突出她的“冷”和“静”,揭示其“心如城府之严”又“聪俊灵秀之气”的性格;而对史湘云则点出她“娇憨”,凸显她“真名士自风流”的个性特征。故此,戴敦邦的《红楼梦人物图》别出新意,又法度谨严。后

来,他又花两年时间,两次绘制《红楼梦》绣像,以期更好传达红楼神韵。但戴先生似乎仍不满意,常感

语必关风始动人

陆澄

我们年轻。”而有着抗美援朝光荣经历、现为一家科技公司文化顾问的选手,则为企

业中“70后”、“80后”、“90后”在科技救灾、科技援疆中英无畏的精神而感到欣慰:“所有梦想的基点,只能来自活生生的现实,而现实已经让我们这代老战士放心,我国新一代的科技工作者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能难倒我们呢?”非凡的人生和事业历程中升华出如此充满启迪性和感召力的“真知灼见”,这是演讲之魂。而铸造这一演讲之“魂”,对于科技战线来说是不乏“真材实料”的,请看:上海科技馆的科学影视中心为拍摄娃娃鱼产卵和高原岩羊踪迹,历经艰难困苦,填补国际科普影视作品空白,向世界证明:“梦的天地有多大,我们的舞台就有多大”。来自宝钢的年轻女工程师,主动承担煤渣处理、变废为宝的科研攻关项目,整整两年,经历数千次的实验和几度因超负荷工作而生命垂危的考验,终于带着成果,在纽伦堡的国际领奖台上摘得了桂冠。当然,听者的这番震撼和鼓舞,离不开演讲表达的“真情实感”,六位选手代表、或娓娓道来、和风细雨,或神采飞扬、活力四射,或慷慨陈词、铿锵澎湃……一字一句真真切切,实实在

在,听得人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其实,演讲的这三个“真”,放大了看,又何尝不是我们的科技事业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成功的“基因”呢?

由此联想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新一届中央领导在口语表达上做出的表率。无论是施政演讲还是与民交谈,他们一扫官腔套话的陈腐之气,说的是百姓大众听得懂、记得牢、用得着的真心话、家常语,平易近人,质朴无华,一如他们的举止笑容,饱含家人本色,充满人格魅力。有声语言是一个人内心世界和品格修养的直接反映,也直接反映社会和谐文明的程度。正如古人所说“语必关风始动人”,这里的“关风”通俗地解释就是“接地气”。

真心祈盼,在社会生活中,这样“动人”的话语也能不绝于耳。

演讲,这一大众口语传播形式,在当代都市文化生活中日渐活跃,并充分发挥着主旨宣传、思想交流、人际沟通的社会功能。笔者有幸经常忝为演讲评委,每每为声情并茂的肺腑之言而心动不已。最近全程参与上海市科协举办的一场演讲活动,感受尤其深刻。

我以为,好的演讲必有“三真”:真知灼见、真材实料、真情实感。市科协的这场题为“2013上海市讲理想、比贡献,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演讲活动,活动的主旨很鲜明:“放飞理想,创造辉煌”,来自不同科技领域的选手们演绎着共同的心声。十多年前只身从江苏小县城来上海创

业,现为一家数字出版企业董事长的选手说:“创业者是一个黑暗中的舞者,但经过不懈的努力,在有聚光灯的舞台上,一定会留下他动人的舞姿。”来自航天研究所的一位年轻的副主任设计师,与团队一起攻坚克难,屡创奇迹,她豪迈地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做不到,因为

年初四,到群学会玩,那里挂着“文虎”(灯谜,又称打虎),他射中了几条,奖品是铅笔、邮票、明信片。过年遇到下雨天,只好在家看小说、临帖写书法,和家人玩骰子来消磨时间。

1927年的大年初二,陆澹安还没起床,上午十点半突然二次地震,每次二三十分钟,震动强烈,木板房屋咯吱作响,家里人都吓得不得了,后来总算平安无事。

晚饭后冒雨到豫园的里园茶室听评话弹词,演员是王效松、吴小舫、陈云鹏三人,香茗茶资只有二十文,太便宜啦,十点回家睡,窗外雨声淅淅沥沥,夹杂着爆竹劈啪声。

旧时上海人过年的欢乐,尽在人们的记忆中……

十日谈

年味

明起请看一组《倾听的背后》,责编:殷健灵。